



綜合治療中心刊物

2010年9月 第35期

出版

衛生署特別預防計劃
綜合治療中心

編輯

紅絲帶刊物工作小組

聯絡人

俞肖傑姑娘・吳亞苑姑娘

聯絡及通訊處

九龍灣綜合治療中心
電話：(852) 2116 2878
傳真：(852) 2117 0809
電郵：rrbulletin@dh.gov.hk
網址：www.aids.gov.hk

選擇ABC

小魚兒

「留院十九載・斌仔終回家」- 鄧紹斌在一九九一年參與教育學院畢業表演練習跳彈床時意外跌倒，頸椎第一、二節斷裂導致全身癱瘓，要依賴儀器協助呼吸。二零零三年，「斌仔」去信特首，要求安樂死，最終因本港法例禁止而被拒…面對全身癱瘓，自覺生存沒有尊嚴，我有何選擇？

「斌仔」全身癱瘓真教人同情！我不是要人同情，但是，我告訴你：「我有愛滋病！」你會介意與我一起工作？你會願意來醫院探我嗎？你會如常跟我吃喝玩樂嘛？還是有意無意地避開我？你教我要說或是不說呢？

真正給我選擇？我要四個：

首先，我選擇從來沒有這個病！

第二，我選擇不要避孕套！

第三，我選擇毋須定期覆診和抽血！

第四，我選擇不用吞服「大大粒」的 HAART 藥！

工作中所見，部份病患者確實作出以上的選擇：

安全性行為？避免交叉感染？要用避孕套？「有時用，有時唔用啦！」

定期覆診？「有時記得覆，有時唔覆。」

依照醫生指示食藥？「有時食，有時…」

近日與醫生護士巡房，見到一位體重只得 23 kg 的病友，即不足五十一磅！他的一雙腳真是要用「皮包骨」來形容！原來他已經很久沒有覆診了，直到大便失禁、身體已陷入無可挽救的地步。漸漸連說話都不可以…終於「去」了，遺下子女！

面對長期病患，包括愛滋病，受感染的病人會有很多心結和憂慮，部份選擇拒絕接受適切的治療和社區的支援服務。「你的愛滋病毒測試呈陽性，表示…」眼見剛剛得悉受感染，病患者哭成淚人、不知如何自處。細訴心事後，他或她願意接受治療，亦嘗試接受專為受感染者的支援服務。

經過一段時間，他或她面露笑容、面色好了、心情也輕鬆了！他或她表示獲得同路人的支持和鼓勵，還參加了一些康樂活動、支援小組或義工服務。他和她感到不是孤單寂寞，而是有人明白、有人關心，現在真的是開心了一點！

面對逆境，無論是不是病、又是否愛滋病，想想回家重過新生活的斌仔、拒絕治療而病入膏肓的病友、化淚水為積極地與病同行的他和她，你會如何選擇？



免疫力復原 但我生病了

陳醫生

眾所周知，愛滋病病毒對人類的傷害，在於破壞身體的免疫能力。愛滋病的英文名字，正正就是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，又稱為後天免疫力缺乏症。

高效抗逆轉錄病毒法 (HAART)，有效地阻止愛滋病病毒，繼續破壞身體的免疫系統。於治療期間，從血液測試中最直接看到的，是低病毒載量與及緩緩上升的 CD4 細胞。但矛盾的是，在這個復原過程當中，可能會帶來病症，亦即是 Immune Reconstitution Syndrome (免疫重建症候群或 IRS)。就是在免疫力提升的時候，機會性感染不但沒有好轉，反而轉為惡化。

有關 IRS 這種情況，大致分為兩類。第一類病人在接受 HAART 的時候，並不覺得有問題，但在治療後的數個月內，反而出現機會性感染，例如肺結核，其他分枝桿菌，或腦膜炎等。而另一類病人，卻是在治療機會性感染期間，及開始 HAART 治療後，病情才轉為惡化。無論屬於那一種情況，病情惡化，均有可能會打擊病人的信心。而且治療 IRS 的方法，也相當複雜。醫生需於治療期間，排除其他的可能性，如新的機會性感染或藥物抗藥性等等。所以冗長的檢測或住院，實在是無可避免。

在這個困難時期，病人除了忍耐之外，亦需要了解到 IRS 的機會性感染，不是 HAART 治療法的直接結果。如果沒有 HAART，這種機會性感染，遲早亦會發生，已發生了的也有可能不能根治。

其實，絕大部份患上 IRS 的病人，都無需要停止 HAART 的治療。視乎病情的需要而定，有小部份病人，可能需要接受激素或手術治療。

在 IRS 過後，免疫力會繼續提升，病人的健康亦可進一步鞏固。而患上第二次 IRS 的機會，通常都不會發生。

大部分人都害怕死亡，然而得悉患病，卻未必一定可以得到患者正視。這每每令自己及家人勞累，更甚者，有些會萌放棄生存的念頭，令病情惡化，實在令人覺得惋惜。

三年前，蘭州疾病控制中心曾經來到香港，以本地的愛滋病治療模式為藍本，並在當地仿效。三年後，當局於今年三月，邀請本診所的醫生及護士，到蘭州參觀診所，以及交流愛滋病的治療心得等經驗。當地的醫生及護士，均抱着一腔熱誠，從零開始，建立愛滋病治療診所。藥物管理、患者輔導及配套措施等亦漸趨改善，對當地的愛滋病患者無疑是一大喜訊。可是與香港相比可供選擇之治療藥物、與愛滋病相關併發症篩檢，卻依然相距甚遠。

於當地造訪的旅程中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莊稼病患。他們家住在距離疾病控制中心一整天車程的農村，每次覆診均需前一天要長途跋涉，舟車勞頓，又要在蘭州度宿一宵，才能得到醫療跟進。此外甚至需要賣掉他們所飼養的牲口，以支付醫療費費用，令生活陷入困境。直至得到世界宣明會的資助後，獲得持續醫療，病情才穩定下來。當時我心中泛起一個想法：處於偏遠地區的貧困家庭，都不願放棄生存希望，為何香港的病患擁有更好的條件，卻甘於向病魔低頭？

請珍惜所有，不要猶豫，讓健康溜走。

其實只需及早求醫，按時服藥、定期覆診，愛滋病是可以受到控制的。

J的住院記

系列之三

2008年春天



「伯伯，抽血啦！唔會好痛…」這位醫務人員真好，跟病房每位伯伯抽血都很有愛心。我不是阿伯，但應該也獲得同樣的愛心吧！輪到我啦！她走過來，看到我床頭寫上「提防接觸性傳染」的字牌…

她穿起手套、很不客氣的說「抽血」、把針刺進去；抽完，有點猶豫，粗魯的把針拔出。嘩！一陣烈痛，剗了一條血痕！我心痛、手也痛，眼淚直流。心想：「得到 HIV 真慘！連醫護人員都會這樣不禮貌的對待我。」她剛才對伯伯的愛心及關懷一下子從她身上消逝了！

手機響起，是公司人事部經理打來的。我不想她看到我現在住院的環境這麼差，就約她在醫院大堂會面。她問我是否已辦好手續轉回公司安排的私家醫院。我怕公司知道我有 HIV，就表示不想轉來轉去，還說這間公立醫院的環境還可以、可能一兩天便出院了。她看見我這沉重的眼光，也不追問了。打發她走後，鬆了一口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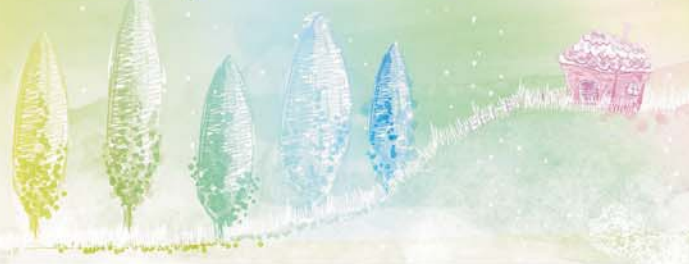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七點多，醫護人員派藥，小膠杯內只有薄血丸，我問怎麼沒有九龍灣的 HIV 藥。他很大聲的說：「你的藥不是要夜晚九點鐘才食？」晚上九點多了，怎麼還沒有藥派給我？我跑到護士台前很有禮貌的問其中一位姑娘。得到的答覆竟然是「要換班、未得閒…」不久，一位姑娘拿著藥來問我：「你究竟想幾時食啲藥？一下話七點，一下又話九點！」我無奈。

心中很煩，為什麼得了 HIV 之後，住在醫院所得到的待遇竟然會比一位阿伯還要慘！自從開始吃 HIV 藥後，我不去 sex party、不啪丸、不索 K、不 fing 頭。現在跟男友養了一隻非常可愛的 Husky 狗，我們好像是疼愛孩子般的疼愛它。那種跟我 lover 及 Husky 狗一起去公園開心狂跑所帶來的歡樂，遠比 fing 頭場的 high 來得更加開心。但是，這次來到醫院，給我的衝擊實在是太大了！

整晚沒睡，除了給那位老伯吵著，還有不停的咳嗽聲和陣陣的屎尿味，好不容易才捱到天亮。病房的醫護人員如常的忙碌、有次序、有效率的為每個病人收拾床單、換尿片、換衣服，也如常的瞪了我一眼便走開了。我心想，我真的是這樣可怕嗎？我要求不多，只需他們跟我打個招呼，問問我要不要換衣服，我便會開心一點。

這地獄似的病房實在呆不下去了！我鼓起勇氣，走到護士台前，要求轉去其他病房。那位女護士好兇惡啊！「你要調房就自己問醫生啦！」碰到一鼻子灰！好不容易才等到醫生來，我馬上跟他哀求調去其他病房。醫生想了想，問我如果可以回家，但要回來病房打針吃藥，我是否 OK？天天有得回家睡也好過在這裡過夜…我決定了！我終於都不用住院啦！

天天有得回家睡 zzz



紅絲帶 Red Ribbon
傳真訂閱 (852) 2338 0534

姓名：_____

團體：_____

地址：_____

電話：_____ 數量：_____ (份)

電郵：_____

所提供個人資料只作通訊用途

郵寄：九龍聯道東200號橫頭磡賽馬會診所2樓紅絲帶中心

電郵：rrc@dh.gov.hk

徵稿

歡迎任何人士藉不同形式投稿，
如文章、漫畫、短詩等等，
抒發感受、分享經驗、傳達關懷。

寄：紅絲帶刊物工作小組收

九龍灣啟仁街9號九龍灣健康中心8樓

電話：(852) 2116 2878

傳真：(852) 2117 0809

電郵：rrbulletin@dh.gov.hk